

原来你们在这里啊

王 晔

我的手伸了出去。几分钟前，我刚踏进这家廉价杂货店。到了我这年纪，就不该进来吧，人们不是总有建议么，比如说买衣服，中年人就该看重质地和款式，总之廉价店不合适。

这天午后，我走在大教堂左侧那条街上，天深蓝，大白云两朵，气温二十五度，明天，我就正式给自己放假了，而这条街上我喜欢的女装店New House的收银员笑嘻嘻地说，我买下的那裙子，夏季减价牌是今日刚贴上的呢。街边椅子上坐着喝咖啡、舔冰激淋、嚼牛排的，无论他们是做着哪样，都显得无所事事，每个人各顶着一张放空的脸，似乎在我说，无所事事，这就对了！正是这个瞬间，我抬脚踏进刚巧位于右手边的杂货店。

黄色玻璃纸袋里的糖果、绿色的儿童水枪、橘红色的37码女式草编拖鞋……我的眼睛从货架上扫过，一样不漏。便听得一阵大笑——多年前，我和一个同事默默走入喧腾的商厦，好穿到另一条小街去，他冷不丁地大笑：“你两眼在放光。”“瞎说！”我意识到自己盯着橱窗的视线——我不爱逛街的呀，几乎所有的人，包括我，都这么以为。眼下，我的眼睛从货架上扫过，而我并没有在这里买点什么的本意。得向旧同事道歉。我放光的眼神，那时的和此刻的，恐怕都像大黄蜂飞入花田。比如半小时前路过的开满秋樱的花坛里的那一只，它落在一朵秋樱的粉脸盘上，刚落便弹开，跳到另一朵白脸盘里，它忽左忽右、忽上忽下，我弄不清是它在跳还是风在吹。“你两眼在放光。”我记起这声音，尽管我早忘了，因为什么事碰巧和那人搭档，穿过商厦，让两眼发出自己毫无意识的闪光的。

我的手伸了出去，伸出时，我只看到彩虹色宽带子缠在小纸板上(上图)，仅仅是摸到纸板和彩带的那一刻，才看到原先让一只小笔记本挡住、纸板上端的字符和小图：“Chinese jump rope”，以及跳橡皮筋的穿花袜子的小腿——孩子的。我才恍然悟出手伸了出去的缘故。这下意识的动作发生在无法精确核算的眨眼间。

二

我看见自己又和表姐们叽咕起来，又一次。我五岁，正跟着外婆家隔壁的夏家外公学写字。夏家从前开书房，妈妈和大姨、二姨等上学前都进夏家书房，到我这一辈，去的只有我。表姐表哥却总可以玩，在外婆家后院的枇杷树下玩，也到外头人行道边疯。

课间，我从夏家书房冲出来，冲到表姐们中间，她们正跳橡皮筋呢，我也要。“你会耍赖呢”，和语不肯带我，“她一会儿准定要赖”，老肥也不肯。老肥大名新宇，长得美，刚生下来是个胖娃娃，得了这译名。“我没输。”我总这么说，输了得撑皮筋，呆站着，没得跳。我和她们为橡皮筋给踩了、没踩，碰了、没碰，犯规、没犯规磨嘴费牙。这会儿又为带不带我僵持不下，外婆奔过来：“哎呀，你们就让她跳吧，她难得玩一会。”话里话外是在帮我，可一清二楚地，外婆没否认我是老赖，唉，顾不了这许多，我其实谈不上会跳，可我好想跳，什么原因，我不知道。

外婆家在国庆路288号，我们自己家在东关街365号。一条南北向的大路和一条东西向的小路在彩衣街口交接，走走就到，也就一刻钟光景。

小学一年级了，父母给我定好放学路线，过护城河，穿广储门巷回东关街。护城河弯弯长长，这一天下课早，我灵机一动，选了梅花岭边的那座桥，沿国庆路奔外婆家去。刚跨进前院门槛，我就喊：“老肥，老肥，你在吗，我们跳橡皮筋吧。”老肥在的，她迟疑



得很，是因为我赖皮还是我跳得蹩脚？“陪她跳，陪她跳！”外婆起劲得很。我和老肥把橡皮筋一头拴枇杷树上、一头拴木头凳上。我很笃定，美滋滋的，今天绝不会有人说我赖了，反正谁也不用撑橡皮筋啦。刚跳上几步，外婆慌慌张张地又出现了：“小王晔啊，不要跳了，快回家，我见我爸骑着车，从南头过来了！”

老肥本是勉强陪我的，这会儿倒露出万分同情的神色：“哎呀，真的的，赶快，赶快。”她抬起愣在那里的我的一条腿，帮我跨出橡皮筋来。

我撒腿跑，使劲跑，我能跑得过自行车吗？东关街上看不到几辆自行车，这东西金贵，少有人骑，也不见多少行人，路中央几个硕大硕大的窨井盖特别醒目，那里撒着圈中药渣子，邻居小军家奶奶是个中药罐，小军也去马路中间撒过药渣，说这样能带走他奶奶的病呢。我跑过麻团烧饼店，跑过酱油店，跑过一户户打开几扇门板的住家，我在静静的路上吧嗒吧嗒地跑。

等我在小方桌边坐定，铺开纸笔，爸爸也并没有出现。感觉过了许久，才听到自行车叮叮当当的动静，然后看见爸爸眉飞色舞的脸，爸爸倒开心得很呢！

隔几日，我听见爸妈在堂屋里叽咕，爸爸就是如此，悄声说话也压不下嗓门：“我说怎么外婆那天在路边把我拦下的，天天都路过，也不是天天进外婆家呀，我说怎么外婆有一句没一句地扯闲话的，比平时跟我说得更多，还非叫我吃完点心再走，是要帮小丫头啊。”妈妈吃吃地笑。我躲开去，跑到里屋，把头埋在被子里，不出声地笑，我的肚子受不了。

三

不久，我也有了自己的一捆橡皮筋，是妈妈拿扎辫子的棕色皮筋一根一根接起来的。它很少能派上大用场，跟它玩的只是我。我还是不怎么会跳，当四下无人，我把它套在眼面前的两条椅子上腿。

转眼到初一。一节数学课就要下了，“看看你们女生一个个，魂都给勾走了，心思全在勾魂筋上。”数学老师朝着小年看，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。小年手里正抓着一团橡皮筋呢。我们女生轰然大笑，我们如箭在弦上，铃声响了，我惊呼：“老肥，老肥，你在吗，我们跳橡皮筋吧。”老肥在的，她迟疑

除了妈妈用棕色皮筋接成的那种橡皮筋，还有用废弃轮胎内带剪成的，看起来粗笨，可因为不容易断，挺受欢迎。小年那一捆就是如此。

课间跳橡皮筋的头一件要紧事就是分组，两组派一人猜拳，赢的先跳。输的出两人撑皮筋。先跳的那组，谁犯了规矩立刻下场，都犯了规就换另一组开跳。

小年上课坐第一排，明明最小的个头，是一棵瘦瘦的豆芽菜，可她跳得巧、跳得高，她是最香的香饽饽，随便哪一组，抢到她，一准常胜。跳得不行的女生就不讨喜，也都乖巧着，等人数不够时自己好歹也给收编了。我坐第二排，在小年斜对面，上课偷说闲话，为不相干的事一起趴在桌上乐，或是把个香橡皮抛来借去，可能是因为这些，我虽然跳得不算好，小年总把我收入麾下。

除了基本规则，还有些规则要事先商量，我们尖着嗓子吵架一样叽咕，“带不带救？”“带救，带救！”那小年和青锋这两个最能的多半跳啊跳，把先退下去的救回来。可她俩有时终于“体力不支”，一个趑趄结束征战。

橡皮筋从脚脖子到膝盖、到腰，到胸、到肩头，到耳朵和头顶，然后小举和大举。挑着、勾着、踩着、跨着，也会碰一碰、绕一绕、掏一掏，或干脆踢起一条腿。腿脚跳，手臂摆，身子前倾、后仰地调着角度。

我们有时跳单线，有时跳双线，有时一个接一个地来，有时多人同时跳，集体跳就能拉出图案：三角、四方、五角，人字形、八字形……我顶佩服小年、青锋几个，竟会那么多花样！

我们跟着小年跳，踩住她一脚帮我们压低的第一根皮筋，再跟着她踩第二根，两根得平行，继而把脚后跟推到第二根上，转向……总要喊一声“点点麻油”，边喊边跳上四下，也踩上四下。“偏说麻油，不是酱油？”我嘀咕，小年权威地说：“麻油最贵！”我点头，芝麻油的确金贵，不然不至于用光了也要摇了又摇、倒转油瓶。我踩着跳着，能看到妈妈手里倒抓的麻油瓶，麻油落下，滴了又滴，点点麻油。

相比之下，我不爱跳“周扒皮”——“扒皮，扒皮，周扒皮，半夜三更来偷鸡，我们正做游戏，一把抓住周扒皮。”我怕周扒皮，这名字疼人，我小时候就不爱早起，别说半夜三更，就算早晨妈妈说，“太阳高高，照在小屁股上啦”，一面在我“屁股”（其实是脸蛋）上亲上一口，我能生上好几分钟下床气呢！

“太阳出来照四方，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，太阳照得人身暖呀，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、心里亮。”有一天，小年和青锋她们几个厉害的跳单根筋，小红觉得自己够格，小年硬是不肯要她。我们其他人心服口服地在一边看表演。正唱到“照四方”时，突然有一架人体的风车，风车滚滚，朝着橡皮筋直撞上去——这可没法跳了！

小年找班主任告小红的状，我们都跟着回教室去。班主任说，同学间要团结友爱，你们就带上小红一起跳吧。小红在自己座位上看着讲台边的一堆人，不言不语。

小红还是没能给吸收为主力队员，不过她也没再表演侧手翻了。滚风车证明了她的腿脚实力，虽然小年还不买账，班主任的话似乎也让小年不生气

了。冬风吹，小红穿着她妈做的新棉裤，棉鞋和棉裤间现出一条神奇的夹缝，它轻轻松松总能替小红把橡皮筋给勾出来了，乖巧地紧跟她的腿，小红也成了香饽饽。“小红有两颗手榴弹，炸死鬼子一千五百万，小红小红快到我家里来，又有床来又有被，又有妈妈陪你睡，又有姐姐陪你玩，又有哥哥和你划小船。”小红跳着这一支时，我们笑嘻嘻朝小红看，小红小红快到我家里，小红小红，你快来！

而我最爱跳的还是“亚非拉”：“美丽的鲜花在开放、在开放，朋友们啊来自远方、来自远方，亚非拉朋友手挽手，友谊的歌儿高声唱、高声唱。”它简单，不像那些又勾又绕、在踢来飞去的同时又将缠绕在一起的皮筋瞬间打开的豪华动作，也毋需多人配合跳那五角、六角、七角、八角。只掏一掏、勾一勾、踩一踩、转一转，就能稳当当自个儿完成。要紧处只是左腿踮住左皮筋的高度，得让左右皮筋有恰好的间距，大到右脚能掏得进，又不至大得收不住，右脚可是紧跟着要绕它一绕，再踩到左边皮筋上去呢。

四

从马尔默市到厄兰德岛，约四小时车程。这回我没怎么晕车，一直兴致勃勃，然而晚饭后看好看晚新闻，倦意突然袭来，竟无招架之力。不知睡了多久，

笔会

嬉猫

(油画)

赵双临

我听见尖叫声，像人喊又像狗叫，也像森林里的豹子发情时的声音，我迷迷糊糊地想，豹子总要到晚夏和初秋才叫唤，可眼下七月刚过岂不是太早？这声音由小到大，像是一点一点由小心到放肆。我睁开眼，天色明亮，北国的夏夜日落还早，虽说八点多时还跳来蹦去的绿啄木鸟、红尾鸲还有顶链鹀都已不再有响动。声音从北面传来的，可北面除了林子，并无住户。我走到草坪上去看个究竟，又觉得声音也同样地从东边传来，东边四百米外，一棵橡树、两棵白桦以及一丛榛子灌木的绿荫在夏天过于浓郁，它遮住了部分视野。我弯下身子，透过橡树和白桦树间的缝隙，看到另一边邻家的草坪上支着个足球网架，两个男孩在那儿跑着喊着，一只小狗跟前跟后，跳着、叫着。北边的动静是东边的声音在白夜里的回响。

经过这番侦查，我睡意顿失，反受了启发。快速选定草坪西北角紧挨着的两棵不大不小的树，一棵白桦，一棵山毛榉，我在它们身上系好那根杂货店里带出的彩虹皮筋。我先胡乱跳了一遍“点点麻油”，又信心十足地跳起“亚非拉”。亚非拉的动作肯定对，那是肌肉凭自己的记忆在跳，不是我跳。歌词十有八九也对，因为听起来很合乎逻辑。可我总觉得自己的动作和歌词并不严丝合缝，像是有某个地方没踩对节点，又弄不清到底会去哪里。

“不容易了，毕竟跳起来了。”我安慰自己，这么一想便喜滋滋地，竟跳得越发灵活——也不奇怪，成年的我总比儿时的更能领会一些事吧。我发起傻劲，自个儿玩，自个儿裁判，开始了从脚脖子跳到高举手的竞赛。眼见着就跳到了腰。自个儿玩、自个儿裁判实在容易作弊，我把妈妈编的橡皮筋套在椅腿上时，就没少干这事。不过，大差不差地，终于，我竟跳到了大举手。皮筋真高，高过我的头，我弓着身子、把手撑在腿上歇口气，抬眼再看那皮筋，它就要碰到天上的云了。

奋力甩开右腿，去勾那高高的橡皮筋儿。无论白天多么热，每当这样的夏夜，我都能感到室外的一丝凉意，而除非阴雨，通常无风，哪怕白天风儿不停，到这会会儿，风也去睡了。

紧跟着听见“吧唧”一声。我躺在草地上，没觉得多疼。用力过猛吗？我咧着嘴笑，此刻的我看上去一定狼狈，管他呢，反正四下无人。当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时，突然发现表姐呀，小年啊，青锋呀，小红呀，就在两棵交错的白桦树后头。一串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像越来越远的一群蜜蜂嗡嗡飞。听不清她们具体说笑什么，我用力喊：“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！”可我怎么也发不出声来，她们没有回应——而后，我就醒了。

2022年7月2日 写于厄兰德岛



想了三次炸鸡，没有吃就满足了

停 云

1. 炸鸡

以前看韩综，看到别人吃炸鸡，那感觉——美味！看得很想亲自抓一块鸡腿狠狠咬下去。干饭人说干就干，就这样，我喜欢上了吃炸鸡。最近，韩综看得少了，饮食上也没有那么喜欢吃油炸食物了。每次吃炸鸡，也没有以前香了。终于，我和L说：“炸鸡也不怎么好吃，以后我要买炸鸡的时候你记得提醒我。”

今天，是我生日。生日这种日子，早就过得和普通日子一样了，或者说每天都当是在过生日也行。和平常一样吃完午饭之后，我突然想要吃炸鸡。

我：“好久没有吃炸鸡了，我想炸鸡了。”

L：“你以前说，让我提醒你，‘炸鸡也不怎么好吃。’”

我：“是呀。但我现在想吃炸鸡了。”

L：“那你再想想，再想两次。”

我：“我现在一说炸鸡，马上一想，就已经想了两次了。”

L：“现在提到炸鸡想的不算。”

我：“我去做其他事情了，如果再想到炸鸡我再和你你说。”

L这是让我“三思而后行”。炸鸡也不是不能吃，不过要实实在在了想了三次之后再再说。L总是这样像训练狗狗一样训练我。

整个下午，我果然还是再次想到了炸鸡，然而，这份对炸鸡的思念却更清晰了——竟然只有炸鸡的样子，并没有想要咬上去的欲望。到了晚饭后，我再再次想到炸鸡，仍旧不想上去咬一口。

我：“我下午想过炸鸡两次了，但是没有想要咬上去的想法。”

L：“那你没有更多的行动需要做，就这样想想，蛮好的。”

我：“好像是哦。我的确不用去吃炸鸡，我就想想。”

L：“谈恋爱也是，如果谁说‘我想你了’，那你可以回答‘你继续想’，这里没有更多的行动需要。”

看来“三思而后行”诚不欺我。多想想，果然有些问题、有些欲望就会变得更清晰。而有时候，当问题和欲望变得清晰一点，就已经解决了。

2. 梦

通过以上这个事件，我们看到，只要把词语背后的内涵呈现得更清晰，生活就可以更简洁。下面，我们将看到连梦中的想法也可以简化的情况。

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回到了大学准备考英语四级。临考前几天，老师说：“最近疫情严重，就不统一组织大家考试了。同学们自行组队，拿着这张纸条，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和二维码，去报名。”我和别的同学一样，拿到了纸条。我没有和其他同学组队，也没有其他同学来找我组队。根据纸条上的地址，我找到了报名的地方，站在报名的队伍中。我看

到其他同学都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聊天。我想，他们应该都组好队了。我要不要现在去加入他们哪一个队伍呢？可我当时并不想和谁交流，我只想一个人待着。我又想，报名考试嘛，我待会儿一个人去报名，人家也会给我登记上；况且，到那时候了也一样，总是一个人做一张卷子，我不需要和谁组队。这样想了，我相当于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建设，由此安心地一个人站在队伍里，决定不去考虑组队这件事了。

得意于即便在梦中，也能让自己安然地人群中独处，我和L讲了这件事。L指出其中的关键点——“组队”这个概念多余。我看到那些同学三三两两地聊天，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组了队才在一起的；我落单了，别人也不能由此判断我没有组队。没有一个外在标志可以证明谁和谁是一队。而老师说“组队”，很可能只是随口的一词，不传达任何信息，老师可能觉得同学们干什么事情总是会几个人一起去。（关于老师这个词可能是随便说的，L讲了一个笑话。医生对得肺病的

病人说：“你的病没有什么大碍，多养养就好了。但每天只能抽一支雪茄了哦~”1个月，病人复诊对医生说：“我的病果然好很多了。只是有一个问题：我以前从来都不抽烟，现在每天要抽一支雪茄挺麻烦~”）

回到我的梦。根据L的解释，“组队”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，其他同学可能根本就不会像我一样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词，其他同学可能直接穿透这个词，根本没有“组队”这个行动。

因为“组队”本身不存在，所以基于组队而产生的心理建设不必要——没有必要因为自己不需要不存在的东西而作解释。这样，我梦中的想法就简化了。

我梦中的这种情况，在现实中也可能出现。以为人们都在做事情A，而我自己并不想做事情A，并为自己找一些不用做事情A的理由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做事情A，也没有人希望我做事情A，我根本不用去想自己不做事情A的理由。

试举一例。两年前，朋友婚礼前

电话让我婚礼上“做气氛组就好”。我婚礼参加得少，不知道气氛组该做什么，事先在网上查了也没有明确的说法。心想到了婚礼现场再问问朋友看看我具体要做什么。

婚礼那天，朋友作为新娘，一刻也没有停下来，抢亲、合影、表演各种仪式，我找不到机会问她气氛组到底要做什么。看到有些亲友表现得积极、应和、欢呼、叫好……我想他们也许是气氛组的。可是我生性安静，在人群中话都不怎么说，实在做不到和他们一样。眼看着婚礼仪式都要结束了，我还没有做出任何气氛组该做的事情。心里一方面想朋友交代的事情我没有做有点不安；另一方面觉得朋友明明知道我的性格就不该让我做气氛组。这时候，旁边一个小姐姐说：“这些伴郎伴娘司仪们可真没少出力，像我们这种气氛组啥都不用做。”

我这才醒悟，原来气氛组就是指参与者，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，做好自己就行。与人交往，不必多心以为别人期待自己做更多。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